

再升一级当曾外公

2012年的冬天,全球都变得特别寒冷,我们上海也不例外,许多老年人和外来务工者或来沪旅游的朋友都连呼冷得受不了。

上海的气候虽然阴冷难熬,但我的心里却是暖呼呼、脸上喜洋洋的,因为我的大女儿马上要当奶奶,我呢,就要再升一级当曾外公了。我生于1941年,生肖属蛇,如果说十二个春夏秋冬算一个轮回,那我在这个地球上已经走过六个轮回了。

年初七的晚上,外孙媳妇在医院平安顺利地产下了一个七斤六两的男婴,比他爸爸出生时还要重五两,比他奶奶当年出生时的五斤八两几乎要重二斤,真可谓一代重过一代。当上了奶奶的大女儿笑得合不拢嘴,神采飞扬地说,今年人家迎财神我们家迎来了个蛇宝宝,真开心呀。大家都习惯称属龙的是天龙,宝宝的小名就叫小龙!

小龙抱回家后,由于未雨绸缪,事前准备充分,用洗干净又消过毒的旧床单制成了百多块尿布,曾外孙的拉撒都不成问题。我的老伴和外孙媳妇的奶奶、妈妈之前已达成共识,认为“尿不湿”尿布费钱,不环保,还是用自制的尿布这个传统的老办法好。外孙小夫妻俩很豁达、随和,笑着说,我们在这方面没啥经验,就照你们长辈的意见办。

土法灵光皆大欢喜

春节过后,春寒料峭,阴雨连绵。太阳虽偶尔也露过脸儿,但光照不足,尿布时常晒不干,摸在手上总有点微湿的感觉。好在家里有电热器,微湿的尿布搁在电热器上稍微烘一下就干了。可烘尿布时弥漫在房间里的尿臊味却让刚当了爸爸的外孙有些受不了。我开玩笑问:“硕士先生,这烘尿布的气味如何呀,很好闻吧?”他皱皱眉头,捂住鼻子,笑着躲到书房里去了。

尿布烘干的问题解决了,但烘干后的尿布又因为缺少了一定的湿度与柔性,所以小龙的小屁股上生出了一些米粒大小的红疹。女儿心急,打电话向我求援。我不敢怠慢,立马乘地铁从宝山赶到浦东的女儿家。随身带去的,不是什么灵丹妙药或锦囊妙计,而是一只椭圆形铜质的汤婆子。

到了小夫妻俩的新居,我先用80摄氏度的热水将汤婆子灌满,然后用洗净烘干的尿布把汤婆子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得严严实实。过了半个小时,把焐热的尿布抖开,顺手甩几下,立刻变得很柔软,手感也非常好。叠在一起,高高的,像座小丘,似一件工艺品。我叮嘱女儿和她的亲家母:给小龙换尿布时,一定要用温水把宝宝的小屁股洗干净,不要嫌麻烦。我解释说,电视里报道:今年冬季,上海人又时兴使用汤婆子,火得很,超市里供不应求。说起来,我们及我们的长辈都是这样过来的:阴雨天,用灌满热水的汤婆子为婴儿焐干尿布;夜里给孩子焐脚头;白天随时用来暖暖手,既实惠又环保。

女儿家和她儿媳的新居只隔一条马路。晚上我住在女儿家,白天就一起去新居观察宝宝小屁股的变化。不消几天,小龙屁股上的红疹便消失殆尽,皮肤光滑如常。“灵咯,灵咯,老爸的土办法真灵光!老爷子真不愧是我们家的万宝全书。”女儿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我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你是过去聪明现在糊涂,当年家里人用这只汤婆子给你们宝贝儿子焐尿布的情景,你全忘啦?大概是被兴奋冲昏了头脑吧!”她眨眨眼睛,似乎在回忆,然后不好意思地“噗哧”一笑:“老爸!这些天人家心里不是净顾着高兴嘛,哪会一下子想到这些事呀……”说完转身进厨房去为坐月子的儿媳煲鲫鱼汤了,嘴里还哼着《罗汉钱》里的唱词“我来做个媒,包依称心肠……”



温馨六代人的汤婆子

◆ 苏祖才

的生活用品,并没有什么“炒作”的价值,但它有收藏的价值,更有值得人们追怀的纪念意义。此刻,又读着那熟悉的文字,勾起了我苦涩而温馨的回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初中将毕业,却因患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手术后需要营养,可家里十分贫困,六个弟妹都吃不饱。邻居康奶奶是位退休工人,她告诉我母亲,喝猪肝汤能滋补身体。母亲只是木然地点点头,站在床边并不挪动身子。我知道,母亲手里没有钱。康奶奶走后,母亲俯身欲从我被窝里抱走汤婆子,被我一把握住了。我说:“姆妈,汤婆子是奶奶送给我的,不能卖。我不喝猪肝汤。”母亲抹着眼泪走开了。我搂着热乎乎的汤婆子,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睡梦中,我梦见了白发苍苍的奶奶……每逢冬夜,奶奶总是先把汤婆子灌满热水,再裹上旧布衫,然后塞进我的被窝里。哦,睡在暖烘烘的被窝里真惬意啊!我睡觉不老实,常把汤婆子踢翻在地上,不知将它摔破过多少次,所以它身上留下了许多“伤疤”和“补丁”,但奶奶总是把它擦得铮亮铮亮的。听奶奶说,这只黄铜制成的汤婆子是她当年出嫁时娘家的陪嫁品,我父亲小时候也用它焐过脚哩……

我被母亲唤醒了,睁眼一看,床头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猪肝蛋汤,再伸手一摸,被窝里的汤婆子没有了。我一下子明白了,母亲把奶奶的汤婆子卖了,换来了这碗猪肝蛋汤!“我不喝猪肝蛋汤,我要汤婆子!”我哭得好伤心,母亲怎么劝也没用。

这时,面容清癯的康奶奶进来了,她怀里抱着我家的汤婆子,用带责备的目光瞥了我母亲一眼,轻轻地将汤婆子塞到我的脚旁,慈祥地说:“汤婆子里的水凉了,我重新给你换了热水。孩子,喝了猪肝蛋汤身体好得快,可以早点去读书。喝吧,康奶奶请你喝!”我双手捧着葱油飘香的猪肝蛋汤,脚边焐着暖烘烘的汤婆子,感动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流淌不止。我觉得,康奶奶就像我的亲奶奶……

——“老爸,又在忆苦思甜啦?”女儿把我从回忆中唤醒,并递上餐巾纸让我擦拭眼角的泪水。她抚摸着我的肩膀,掐着手指,自言自语说:“太奶奶、奶奶、老爸、我、儿子、小龙……哇!老爸,太奶奶传下来的这只汤婆子已经伺候过我们家六代人了,真是劳苦功高啊!你这篇《温馨的汤婆子》现在应该再续写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温馨六代人的汤婆子》,怎么样?”我吁了口气,仍然沉浸在伤感中:“当年,我抱着你太奶奶送给我的这只汤婆子从乡下老家回到上海时,上海刚解放不久。想不到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也成太爷爷了……”女儿笑盈盈地说:“老爸,你身体健康,思路清晰,过得开开心心的,活到一百岁不成问题,现在上海的百岁老人多得很,你对自己要有信心哟。我们家现在已是四世同堂,我看呀,将来五世同堂完全是有可能的。老爸,你要加油啊!”

我舒心地笑了,感觉很欣慰,很温暖。



忆苦思甜四世同堂

我的母亲生前是沪剧名角丁是娥的忠实“粉丝”,大女儿幼年受她奶奶的影响,耳濡目染,也迷上了沪剧,祖孙二人的一段《燕燕做媒》几乎成了我们家茶余饭后的保留节目。听着女儿哼的沪剧,我想起了母亲,又想起了奶奶,想起了奶奶留传给我的汤婆子。

我下意识地走进外孙的书房,从书架上取下我五年前写的小册子《不做炒家做藏家》。其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叫《温馨的汤婆子》,发表在2002年1月16日《上海老年报》上。以前,汤婆子是市民家中常见



插图 杨宏富

做学生的知心朋友

1959年暑假,我在一所乡村小学送走了第一届毕业生,想不到升学率竟在全公社名列第一,且学生作文颇有特色,内容具体,语句通顺流畅。是年,全市各区县都要设立一批重点中小学,我即被调入设在南汇县城的重点小学——南汇县惠南镇小学。

接到工作调令,我心理压力颇大。调动固然是上级领导对我的信任器重,然城镇孩子跟农村孩子毕竟不一样,工作能否胜任?

我被安排担任六(2)班班主任。该班调皮学生比较多,班级纪律涣散。我从原班主任那里了解了情况后,就利用暑期休息时间进行普遍家访,熟悉学生情况,以便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

有一个学生是单亲家庭,父亲是机关干部,被抽调去扬州干部文化补习班。该生喜欢运动,学习不自觉,家里又没人监督,半个多暑假已经过去了,作业却一个字也没写。我恳切地教育他:“假期是应该好好休息,玩个痛快,但作业也应认真做好,这才算是个真正的好孩子。你进步了,爸爸在扬州学习也安心。”他听了连连点头。

我又跟他一起制定了作息时间表,隔三差五到他家,发现他做作业碰到什么困难,就及时进行辅导。周围邻居见之都说:“介热格天,老师放弃休息,一门心思培养依,依再勿用心,实在讲勿过去哉!”孩子果然在开学前完成了暑假作业,而且清楚认真。

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我都请班上一些孩子到学校来一起打篮球,同时听听他们对新老老师的要求。这样,在开学前,我既了解了学生的家庭情况,又初步掌握了一些调皮学生的个性,师生关系融洽,一开学班级就十分平稳。开学后,每天晚饭后到八点前,我仍然坚持家访,一个学期下来,班级风气焕然一新。

破天荒第一次发奖

次年元旦以后,学校领导在会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级将发放1959年度的综合跃进奖,奖金分三等,一等奖14元,二等奖12元,三等奖10元。评定方式先个人自报,再小组互评,再经上级批准。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高兴,建国以来发年终奖,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

在小组互评会上,我汇报了一年来自己的工作情况后,自报二等。但小组同志一致认为我家访工作有特色,班级工作有显著成效,应该评为一等。上级领导最后也同意小组意见。得了一等奖,我既高兴,又深感受之有愧,决心今后当加倍努力工作。

14元奖金拿到手了,怎么花呢?14元,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买一块上海牌手表或制一套毛料中山装?不够。上几次饭店吃个精光?也花得太没有意思了。难得的奖金,一定要花得有价值才行。这时,一个念头在我头脑闪现了……

换来一沓精神食粮

我求学时,很喜欢历史,对太平天国特别感兴趣,有关这一阶段的主要事件、时间、人物等我都背得滚瓜烂熟,还萌生了进师大历史系继续深造的念头。无奈,当时教师要想考大学,必须经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上级则以教师必须巩固专业思想,安心工作为由而不予批准。我只能把研究历史作为业余爱好。

一个多月前,我到上海实验小学听课。听课,顺便到福州路中国图书发行公司走一遭,发现一本新出版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我脑海里立刻浮现了家中《南汇县光绪志》上记载的一段话:“咸丰三年癸丑秋,粤寇刘丽川作乱……知县章惠自缢死……”我如获至宝,翻开目录,有小刀会攻占点春堂后发布的安民告示,有刘丽川的《上天王奏》以及各县县志有关小刀会起义的记载等等,《南汇县光绪志》所记内容当然也在其中,资料丰富翔实。

我想买下这本书,一看定价:5元6角。当时我每月工资仅40元5角,15元赡养父母,5元存银行,再扣去伙食费零花钱,皮夹子里仅剩3元几毛。然而此书深深吸引了我,我一个劲地看下去。大概看的时间太长了,书店里的同志问了我一句:“你买不买这本书?”我只得把书放回书架,失落地空手而归。

此时,手拿奖金,我再也无法克制住自己对书的渴望,等到春节,我就迫不及待地坐上公共汽车,去中图公司买下了这本书。此外,还买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又在福州路旧书店买了《太平天国史论文集》以及罗尔纲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4元年终奖,变成了厚厚的一包“精神食粮”。拎在手里沉甸甸,想在心头乐开花。

整个计划经济时代,年终奖仅1959年度发放过一次,可谓绝无仅有!实在难忘。如今,年终奖已成惯例,只不知现在人们会把钱花在何处呢?

插图 叶雄